

胡漢民先生著

英美協調與國際的分慮

新羣社編印

英美協調與國際的分惠

——中國目前的外交危機——

一

最近兩月來，因日本侵佔察哈爾的尖銳化，與軍縮等問題之僵化所謂英美俄協調以解決遠東問題的主張，又喧擾起來，倫敦星期觀

察報發表社論，謂：

能控制遠東形勢及阻止情形惡化者，惟英美俄之切實諒解耳。

英美協調與國際的分惠

一

國家圖書館



002426288

英國自由黨領袖，前首相勞易喬治，一月二十六日在白明罕演說，述及遠東時局，表示不安，謂：

余深信時局推演，必有一日英美兩國不能再實行其期待及廷宕之政策。……中國領土逐漸遭人蠶食，每一小塊，輒有數千方里之大，余幾不忍聽聞。此種情形，必使其終止而後可。

此外，發表同樣主張的，也不一其人，如現任南非洲司法大臣斯米資將軍，謂：

英美兩國，須切實合作，以維持太平洋之和平。……日本之態度如此，實造成太平洋戰爭之危險因素，將來大戰必爆發於該處，

邇時日、俄、華、美、英、及英屬諸領土，必陷入漩渦也。英國各自治領土，固希望英美合作，以維持自身之安全者。

——二月十日路透倫敦電

在去年十二月份英國圓桌季刊中，發表關於解決軍縮及遠東問題的一種建議，認為唯一方法，祇有英美合作。其途徑為：

一、用政治的會商方式，公開談判，避免武力的威脅，確立遠東糾紛的共同解決原則。

二、保障三個主要的確實安全。

三、保全中國領土，維持門戶開放主義。

英美協調與國際的分惠

它認爲解決遠東問題，非英美合作不可，解決途徑，必須根據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條約，這種解決方法，必須美國參與，否則英國決不敢先動手。它說：在星加坡，婆羅洲，新幾內亞，新錫蘭這一條線以北，英國決不致採用任何一個足以使日本動武的積極政策。

這種英美合作的呼聲，雖曾一度喧擾，但似乎並沒有引起何種重要的轉變，據華盛頓消息，謂：

南非洲斯米資將軍之對遠東時局演說辭，甚洽美政界之意嚮，且料英美兩方，無形中至少已獲得較密切之合作。以應付遠東海軍問題。然此種諒解，當然係非正式的，而又有隨時秘密變更之可

能

——二月十一日路透紐約電

倫敦輿論界，如每日電聞，謂：

世界必須大張其目，以注視太平洋濱激發之紛擾，凡經營世界和平如斯米資將軍等人，當以直接談判而使日本所發廢止華府公約非欲作海軍備競爭之誓言，發生實效，爲其最大目的。

——二月十一日路透倫敦電

這些論調，祇表示了英美兩國間的一部份人，已經覺得有英美合作的需要，在尋求解決遠東問題的途徑探索中，或許認英美合作爲一條可

行之路。言論與事實間之距離，仍不免爲甚遠甚遠。

我在二十二年七月，發表「英美俄協調與遠東問題」一文，曾具體表示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，在那篇文章中，有一段說：

我何以主張英美俄應該合作，在三國協調形勢之下來解決遠東問題呢，主要的意思：遠東問題，是世界問題的中心，遠東和平，可以保障世界的和平，保持太平洋的均勢，可以維持太平洋今後的安全，能克服日本的暴力發展，則軍縮乃至普遍的世界經濟恐慌，也許可獲得較簡捷的解決之路。

我發表這種主張，祇是在蘄望上如此，並沒有主張以英美俄爲中心來

解決遠東問題。所以我又曾說：

要英美俄協調，共同制裁日本，而中國又能對日抗戰，以自力來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，遠東和平，才會獲得保障。

英美協調，固爲我人所望，英美不協調，我們也不能不奮勉，使遠東問題那樣挨延下去，使中國長此受日本的宰割，外交是以自國爲本位的，我們應該時刻在自己不斷的奮鬥中，使中國民族能保障生存，綿延生命。

這一年以來。所謂英美俄協調似乎逐漸有些端緒，如美俄邦交之恢復，蘇俄之加入國聯，與美國之加入國際勞工局等，都算一一實現

了。因此，頗有人對於英美俄協調一事，表示樂觀的。就事實說，仍不免爲一種淺近的看法。如英美俄協調，果真有助於解決遠東問題，但甚麼是所謂解決呢？是對於遠東利益之朋分呢？是對於日本侵掠之抑制呢？還是對於整個中國之瓜分與共管呢？這都是在所謂『協調』與『解決』兩個名辭之下，應該嚴重顧慮的。

二

國際帝國主義者當前的問題，是怎樣重分世界。華盛頓條約和凡爾賽和約，是當時朋分世界的決定書，自一九二九年以來，這兩個決

定書都發生搖動了，歐洲的反凡爾賽和約陣線，以德國為領袖，拚命要求撕毀凡爾賽和約，這個要求，破壞了歐洲的國際均勢，日本陰謀獨佔中國，實現其所謂亞洲門羅主義，由於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，便以事實摧毀了將近十年的華盛頓條約，這個事實，又破壞了遠東的國際均勢，這些事實，使國際帝國主義者對於重分世界一問題，益發感到需要與迫切。

重分世界，是國際帝國主義間一個必然的趨勢，馬扎亞爾在所著「世界帝國主義結構中之新現象」一文中，就列甯學說，推論所謂帝國主義，他以為資本的獨佔與生產集中，是帝國主義的第一個特徵，帝

國主義的第二個標誌 是財政資本之形成銀行資本，和工業之併合而生長為獨佔，帝國主義的第三個標誌，是在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之輸出凌駕於商品輸出之上，帝國主義之第四個標誌，是大獨佔聯合起來瓜分世界，攫取原料來源地和銷售市場等，帝國主義之第五個標誌，是世界已經分割完竣，提出了重分世界之新問題。在這個論點之下，他指陳現實說：

在資本主義穩定時期，有些帝國主義強國發展起來了，而工業生產品也有相當的增長，生產力更有互相的發展，世界市場擴充起來，貨幣信用制度也恢復起來了，此種發展的過程，在各個的國

家中是非常不平衡的，在基礎上面，便是世界的重新分割。在遠東，在太平洋沿岸，這一鬥爭，已經開始了。

事實是這樣：世界市場之掠奪，和工業原料品之爭取，是帝國主義者的生命線，殖民地之擴大與保持，和獨佔主義之突進，是帝國主義者的續命湯，由各個帝國主義者的要求獨佔，由獨佔而發生尖銳的競爭，造成了紛亂的現世界。根此事實，世界的再分割，不但在遠東已經開始，在整個世界，都已經滿佈著這種陰惡的形勢！瓜分中國。是在太平洋沿岸重分世界的開始。

主張英美俄協調。首先該明瞭英美現勢。和英美各別的對日關係

先就英國說：勞合喬治謂：『中國領土，逐漸遭人蠶食。每一少塊輒有數千方里之大。余幾不忍聽聞。』我們一方面固深感勞合喬治的好意，但同時不能說勞合喬治是有愛於中國。蘇聯名記者拉狄克。曾批評英國外交政策說：

英帝國主義所處的地位。既不能指揮歐洲的政治。更不能指揮世界的政治。它受濤波的簸弄。其所操扁舟搖曳不定被巨浪推逐着。

英國之於歐洲，這幾年以來的一貫政策，便在維持均勢，竭力防止任何一國的特別強大。假定有一國特別強大了，均勢的現勢便破除了這

對於英國是顯然不利的。英國前外相張伯倫說：

英國應在日內瓦旗幟之下，繼續其在歐洲大陸之國際合作政策。

——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哈瓦斯倫敦電

這句話有兩方面的意義：第一，歐洲大陸之國際合作政策，在穩固歐洲的反蘇俄陣線，保持其資本主義王國的寶座；第二，在設法仰制法國之強大，與和緩德國對凡爾賽和約的抗爭，苟延其操縱歐洲的現勢。薩爾問題解決後，英國切望德國能重返國聯，自二月三日公布英法會談結果後，英外相西門又準備訪問柏林，都是達到這個目的的主要步驟。英國在軍備問題上，扶持德國，可以戢止法國稱霸歐洲的雄心

，法意協定成立，法俄協定簽訂，是英國所感受不安的。扶持德國，既可以制法，又可以運用德波關係，使德國做反蘇俄的急先鋒，這都是英國外交家最殷切的想望。

。去年一年中，歐洲各國，爲維護歐洲均勢而勉強協調的，有（一）德波互不侵犯條約，（二）巴爾幹四國公約，（三）意奧匈協定，（四）波羅的海三國公約，（五）波匈文化協定，（六）法俄協定，這都算是希有的成績，一九三五年開始，薩爾問題解決，法意協定簽訂，中歐糾紛，則因奧國獨立之獲得新保障而日趨緩和，在歐洲大陸，總算已經發現一種妥協的基礎。二月一日的英法會商，想計劃如何就已有的妥協

基礎。來穩定歐洲現局，求得各國間的所謂保障安全，二月三日英法兩國共同發表宣言，在宣言中，有幾句說。

此次英法閣員倫敦談話，其目的乃在使歐洲各國，以完全友好及相互信任精神，共同合作，以轉助世界和平之進步，並使凡足以招致軍備競爭，增加戰爭危險之各種傾向，歸於失敗。

英法兩國閣員，特宣稱嗣後對於兩國本身之問題。及在國聯提出之問題，所採政策，當仍本協調及合作之同一精神以爲之。

主要的內容，是表示英法兩國已準備允許德國軍備平等，但以德國重返國聯並參加軍縮會議爲條件，凡爾賽和約第五章德國認爲使其淪爲

屬國者，即可撤除。自本年二月，法意協定成立之後，奧國獨立便得了一重新保障，這是法意兩國聯合加於德國的一種新打擊，然而德國之秘密擴充軍備，並力求軍備平等，是一件無可壓抑的事實。英，法，意在維護凡爾賽和約方面，是相當的一致的，但英意兩國，却決不願打下德國使法國得意，（一）法國太過勝利會鞏固了法國在歐洲的領導權，（二）德國再受無限度的挫折，會逼它挺而走險，引起資本主義國家所懼怕的社會革命，（三）德法長此相持，會使蘇俄收漁人之利。英法談判成功，至少能使苟延的歐洲和平，藉以增強若干成分，英國仍然可以繼續其在歐洲的傳統政策，維持勢力均衡，保持這可憐的和

平局面。

在遠東方面，英日衝突，誠然是尖銳的。日本亞洲門羅主義之發展，與日本商業經營之突進，給予英國以最嚴重的威脅，人造絲，棉織品，火柴及生絲出口，均佔世界第一，太平洋，印度洋各國，甚至非洲沿岸，都是無微不至的日貨傾銷區域。英國在蘭開夏的棉織業，事實上將不能維持了，于是有二七年歷史的日印商約，不得不宣告廢止，保守黨人也大聲疾呼：「如果政府不設法，五年以內，蘭開夏的棉織廠要完全關門了。」英日在暹羅衝突，由去年的盤谷政變而充分暴露，據最近電訊，謂：

□英美協調與國際的分惠

日本擬助暹羅鑿穿加萊地峽，(Kia Isthmus) 打通中國海與印度洋，使星坡加軍港失其效用。

——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哈瓦斯紐約電

日本這種行動，不能不使英國震驚！最近星加坡軍港，捕獲日本間諜，不也免使英國疑懼。故英國人又說：

新加坡軍港全部無用了，還不如重新變成森林的好。

英國最大的困難，是帝國確已衰老，子國又成了問題。資本主義王國的寶座不能放棄，紳士的態度也必須固持，它厭惡日本，但同時又懼怕日本，因為：

一、如果讓日本獨佔亞洲，英美勢力不能聯合以保護澳洲新西蘭加拿大及南非，則這些殖民地，立刻會受日本人口侵畧和經濟侵畧而趨於崩潰。

二、英國在遠東的權益雖大，但其海軍在新加坡與赤道以北，都不及日美遠甚。英國知道在太平洋方面，它的海軍比例不是五，而是二。它不能夠使其力量超過馬六甲海峽以東，因為自倫敦經直布羅波海峽到蘇彝士，都需要英國的海軍去保障其航路安全。

事實上，英國沒有這種能力去對付日本，在這個危險過程中，英國的

努力，祇有（一）切實維持歐洲均勢，鞏固後方；（二）改革印度憲法，加強對印統治；（三）修繕遠東軍事根據地，整理航空軍備。但日本大角海相的狂吼，又要求限制英國在遠東的防禦工事。對英國在印統治之加緊破壞，也早已無所不至的。

二一

在英美協調制日的呼聲之下，我們該再檢視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對日現勢。當斯米資將軍發表英美協作的演辭以後，美參議員波拉就這樣批評。

斯將軍對太平洋之戰雲，未免言之過甚，彼建議與美締結軍事聯盟，以予固人之意，美國與他國締結任何盟約，皆有困難，斯將軍殆不明美國人民之公意，向不贊成此項聯盟或特別諒解，而美國之外交政策，究為人民公意所形成者也。

——二月十日國民華盛頓電

波拉的批評，可以代表美國政界的一般傾向。自羅斯福就職後，美國外交政策，發生種種轉變，特別在遠東方面，已改變了胡佛時代的活躍策畧。自胡佛以來，我即批評過美國的遠東政策。我說：「美國的遠東政策，是始終根據其一貫的所謂不承認主義，過去史汀生的講

壇外交和文書外交便是支柱在這一個空洞的不承認主義之下。」羅斯福時代的遠東政策，在精神上，是和胡佛相彷彿的，在實際上還要比胡佛爲後退。英人達凡爾（F. Darvall）論美國外交政策，其中關於遠東的一節說：

自羅斯福就任後，美國顯然有一種趨向，想退出活動的領袖地位，這種領袖地位，是被日本人認爲反日的運動。例如日本宣稱中國是日本的特殊勢力範圍以後，華盛頓方面認爲如果各國要運用國際的行動以戢止日本的侵畧政策，應該先由其他國家發動，最好是由倫敦方面來領導，美國只發表了一篇外交式語氣的聲明書

，重申現行條約的神聖，以及美國在中國的權利。

美國認爲它自己沒有什麼理由去和日本發生惡感，至少它的理由不及英國來得充分，這種見解，已漸漸普遍。美國和日本的貿易，是補充性的。日本吸收美棉，而美國吸收白絲，英日的貿易是競爭性的，只有神經過敏者，纔會猜想日本對於大陸的美國有甚麼侵略的陰謀。許多美國人都希望美國放棄菲律賓，以消除美日交惡的根源，因此，各方都發生一種新的和日漸增長的感覺，以爲過去美國和日本的仇視，是沒有理由的，而且應該儘早消釋。

從英國人的立場，來論斷美國的遠東政策，這是比較最具體的說法。史汀生主義是軟弱的，但赫爾主義更軟弱。第一美國是在竭力消除南美諸國所積存的對美惡感，如去年五月二十九日美古新約之訂立，希望對於南美各邦，重新建立其新的，平等的，更親善的關係，申明門羅主義，是屬於美國與歐洲的關係，不是屬於美國與南美的關係，這是屬於比較切近的本身的。第二，羅斯福允許菲律賓獨立，這在美日間顯然成了一種非正的友好的諒解，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勢力日漸強大，美國對非的防禦便日感困難，形成美國這種外交政策的原素是：

(一)美國此時，需要貫徹其國內的復興計劃案，(二)美國對英的衝突

還比較對日的衝突爲尖銳。

美洲和歐洲，自始就沒有能合作過，尤其英美兩國，自歐戰以後，始終並未曾站在同一陣線上。大戰以後，美國的經濟的帝國主義力量，動搖了英國的固有基礎，紐約已經代倫敦而爲世界重心，美國以其鉅大的資本，操縱英國各殖民地的產業機構，如投資於加拿大的，便達四十萬萬之鉅，南美的全部商業，已經在美國掌握之中，美國還絕不放鬆的向歐洲各國索債，又拚命增高關稅壁壘，無形中打擊歐洲各國的經濟復興計劃。倫敦會議中之英美經濟休戰，因美國拒絕鞏固貨幣價格而破裂，美國之生硬無情，尤其使英國寒心！二年以來，堅

拒參加國聯，最近之參加國際法庭案，又以三十四票對五十二票遭否決，據一般傳佈歐洲各國之欠債不還，是美國拒絕參加國際法庭的主要原因。

不過美國政府，決不是絕不顧慮日本在遠東的狂態的，羅斯福的復興程序，就規定以二萬萬三千八百萬元建築新艦，海軍部長史璜生稱：「美國海軍不居第二位，便是繼續維持世界和平最好的保障。」美國議會并決定：爲論將來締結任何國協約，不得把建築中的艦隻中途停工。據最近消息：

參謀長麥加德將軍，今日要求增加現役軍人五萬人，軍官二千人

，麥氏并稱政府將撥款四〇五、〇〇〇、〇〇〇元，增加軍隊之軍備，及增造軍用機八百八十架，政府屢次表示政府之大計劃，意在鞏固國家之防禦工程，今茲所稱，不過重申前說耳。預算中難未列入麥加德將軍之要求，然已規定海陸軍軍費九〇〇、〇〇〇、〇〇〇元，作為建造新艦，飛機一千架，鞏固海岸防務，及部份的革新陸軍之用。預算委員會除建議一一、〇〇〇、〇〇〇元，之夏威夷陸軍航空根據地外，并研究在巴拿馬及阿拉斯加增設根據地之計劃。

——二月十日國民華盛頓電

極謀太平洋上軍備強化之美國當局，決定在夏威夷羣島中之歐阿湖島上，建築一大空軍根據地，……根據地之全面積爲二千二百方里，建設費爲一千八百萬元，完成後將爲世界有數之空軍根據地，與珠港之海軍根據地相呼應。

——二月八日新聯檀香山電

美國這種整軍經武的事實，也足以解說美國對於遠東所取的态度。換言之，日美不兩立的情勢，是決不會消滅的，但日美相隔太遠，離開美國最近而專爲對付遠東的夏威夷軍港，離日本亦有四千四百里，在作戰上，是祇可守而不利於攻的。

英國海軍專家白拉 (Admiral Ballard) 說：

如欲實行有效的封鎖或制裁，則在出事的地方，應有比當地防守的實力二倍以上的軍力，而世界上任何國家，亦不能負此重任。

這證明英美協作，在外交策略上或者可能，在軍事上却很難實現。美國雖然力事準備，但美國未必能屈服日本。在造艦的效率上看，美國競爭，也不能於短時期內如何超過日本。同時，日本之不能退出滿洲，正相等於美國之不能承認滿洲，而美國之必須保持遠東商業地位，又正相等於它之侵佔英國權益，美國目前的準備，和英美合作的要求，祇表示了英美兩國，對於解決遠東問題的鎖鑰之探索。在這一方面

，美國有兩條路可以走：（一）放棄遠東，退出菲律賓；（二）英美合作制日，以武力來決定最後的勝負。但還有一條路可以走的，是美日妥協，這妥協的成分，在英美不能協作的情勢下，在日本暴力無限度的膨脹下，在俄國在華勢力日漸突進下，和中國束手待斃的現勢下，是有十二分實現的可能的。所以日本通告廢止華府海約後，政府發言人說：

美政府對於華盛頓條約之廢止，并無怨怒之意。政府對於議會內外關於在太平洋建築要塞，與海軍競築，及建築空軍根據地等，種種浮言，頗抱遺憾，美官方仍以和平為態度。

——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國民華盛頓電

美國當局，明知日本之廢約，爲對和平之倒行逆施，但却絕不願刺激日本的憤懣，和日本狹隘的國家主義思想。

四

去年的兩次英美日海縮預談，是已經全部失敗的。帝國主義者將怎樣重分世界，正在未定之天。一九三五年光臨，有兩件大事必須解決：

第一：是國聯與日本間的山洋委任統治諸島問題。

英美協調與國際的分惠

第二：是倫敦海軍條約規定一九三五年再開海軍會議問題。

兩者之中，尤以第二者爲重。這是決定英美日三國間稱霸的能力問題的，從海縮問題之談判中，可以探索出英美對於遠東問題的應付策略。

最近爲甚麼會發生英美協作的主張呢？。一是基於海縮問題之難於解決。二是由海縮問題之難於解決。便聯帶及於遠東問題之難於解決。在這兩個問題之難於解決上。英美當局便部份的以爲有協作之必要。最大的刺激是：

(一)日本之通告廢止華府海約；

(二)日本之堅決固持其亞洲門羅主義；

日本廢約案。去年十二月三日緊急閣議提出，十八日樞府會議通過，二十一日閣議正式決定，廿二日正式發表通告，日本的根本要求爲：

一、現在海軍條約所規定的不利於日本的制限，必先廢棄；

二、以總噸數主義代替不平等比率；

三、須有國防安全上的保證；

四、反對攻擊武器，對防禦性武器，不加限制；

五、須確立一合理制度，凡已佔强大軍備力量的國家，應自動縮

減軍備。

英美協調與國際的分惠

三三

這都是日本針對了英美的海軍現勢所給予的打擊。其中第二項，在質的方面，是日本的潛艇主義，針對著美國的大型艦主義；在量的方面，是日本的總噸數主義，針對著英美的比例限制主義。其中第四項日本所最恐懼的，是美國的攻擊戰器，一航空母艦，二主力艦，三甲級巡洋艦，美國如果要保障遠東利益，則大量的航空母艦，可以帶著大隊飛機來轟炸東京與大坂，以巨穴的主力艦炮徑，在遠處轟擊日本的防禦工程，以甲級巡洋艦航海東來，予日本以海上競爭的重大威脅，而日本則保持著世界第一位潛艇數目，小型巡洋艦之數目，又遠過於英美兩國。英國呢，日本的大量潛水艇，是它所懼怕的，但殖民地多

，小型的巡洋艦，又是它所需要的。美國在華盛頓會議中，決定以三萬五千噸爲主力艦限度，以十六吋口徑爲所裝砲徑之限度，在倫敦會議中，規定以一萬噸爲甲級巡洋艦最大噸位，以八英寸爲砲徑之限度，這又是爲英國所不能安的。這又是英美間關係軍縮的主要衝突。英國更有其不可訴說的痛苦：法國海軍力之膨脹，已經超過了英國本部的海軍力，意大利又跟著法國力求與法國平等，德國的袖珍軍艦，漸次增建，英國要保持其在歐洲原有的優越地位，非維持有等於兩國海軍力的海軍力不可，否則地中海中的英國航路，便不免受到侵害。英美之間，單單在維持五五的比例一點，也斷然爲英國所不許，但美國

也斷不能讓步。美國海外殖民地不多，也沒有很多可以爲添加燃料或修理海艦的軍港，所以美國是必須堅持其建造大型艦的主張的，爲甚麼呢？因爲美國外交政策之力量，實以美國海軍之力量爲根據，海軍之基本政策，在於維持充足實力，爲美國政府之商業及外交政策之後盾。

當去年日本參加海縮會議時，便提出不談政治問題的要求。其實，誰都會知道這是一句假話。海縮會議本身，便是爲解決政治問題而召集的。去年十月十四日，美國當局宣稱：

英美是否完全退出遠東及放棄中國之門戶開放政策，將爲明年海

軍會議中所應解決之唯一問題。

可謂一語破的。扼要說：海縮會議的最大工作，便在如何決定中國的命運，廢止海約也好，英美日海軍平等也好，廢除比率主義也好，都不是問題。問題是怎樣去調和英美日間的爭執。美國說：中國市場不能爲任何國家獨佔，無論如何，應該維持門戶開放主義和領土完整原則。日本說：日本是遠東的主人，遠東的事態只有日本能認識，遠東的已成事實，尤其不能否認。英國似乎甚麼都可以，祇要維持和平，不侵害它在遠東的固有權益。因爲英國對美的疑忌，不但不下於對日，而且會甚於對日。

我在前面二節裏，指出英美協作的艱難，和英美，英日，美日間錯綜複雜的糾紛，就我們的立場看，海軍會議的最大危機，將爲由政治方面的諒解，來交換海軍技術方面的妥協。申言之：政治方面英美德日三國不覺得妥協之路，則海縮會議必歸於失敗，海縮會議失敗的結果，便是戰爭，然而就過去兩年來的事實看，戰爭似乎還是不可能的。但政治諒解的可能怪，却又不能說必無。法意海軍之競爭，和法國海軍力之擴展，決不能講求妥協，除非大家妥協，才可以相安一時，英美日間海軍技術方面的爭執，也是不很容易消除的，既不能消除，而又不肯訴之戰爭，則惟有實行政治妥協來復和現局，妥協的方式或

不外：

(甲)英美不否認日本侵畧東北的既成事實。

(乙)日本承認英美兩國在中國中南部的特殊地位。

在英國方面，假如能在日本獨霸遠東的局面之下，保全它在遠東的貿易，鞏固它在印度太平洋和南太平洋的勢力，在英國決不能算爲失策；在美國方面，假如日本能允許美國對於東北之共同投資，和維持其固有的貿易數額，在美國也決不會不能諒解。這幾個月來，表示這種「妥協」「諒解」的動向的，一是英國實業聯合會的調查報告，這個報告書，於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表，其中要項如下：

英美協調與國際的分惠

四〇

(一)英「滿」間成立明年英國供給鋼鐵製品與日「滿」之協定，調查團在「滿」，並已獲得關於商業上請求之保證，故英國確已在「滿」獲得大量之販路。

(二)英國實業聯合會與日本經濟聯盟，對於經濟之協力，經協議結果決在倫敦東京各設委員會，並決定協力方針之諸項如下：

- ：(甲)基於特定的統制之市場分割，(乙)地域市場之分割，(丙)相互關於開發及未開發市場之活動，(丁)輸出價格之協定形式品質等等生產合理化，(戊)製造廠之共同經營。

報告書中并稱：「此次在日，覺日人對英實抱有真正友好精神，此種

友好精神因調查團之遊日，及英日實業界在倫敦東京兩處成立永久之連鎖而益見鞏固。」由英日兩國間此種經濟上之提攜，可以反證其政治上之讓步，自調查團返英後，關於不承認偽國之外交文件，在英方已成具文，如保守黨機關報晨報謂：

調查團此行所造成之一般好意的空氣，殆為最有價值之結果。

又謂：

對於承認「滿洲國」之態度，此時似有重加攷慮之必要，蓋在外交上，如仍假定「滿洲」為中國之一部份，實屬毫無裨益。

英國的實業調查團西返，美國的經濟視察團，已準備東渡。從政治的

讓步，來覓取經濟的提攜，美國這種想望，決不在英國之下。

還有一點，足以促成英美日妥協的，便是英美的對俄問題。英國畏忌蘇俄，無庸再贅，美俄復交，也不過為恢復貿易關係而自勉強拉攏的。美俄債務談判破裂後，兩國貿易的形勢，已經突變了。據二月六日聯合社華盛頓電稱：

一般視為有望之美俄兩國國交早已發生一頓挫，為不可掩之事。

……美俄兩國間國交關係惡化之原因如下：（一）由承認蘇俄

而期待之貿易，未見增進，（二）尤其因舊債善後交涉決裂，所期待之長期信用設置問題，立即消滅。同時，蘇俄以債務不付國受

詹森法之適用；全般的自美國金融之道已絕，於貿易前途，無多屬望。

二月十日國民社華盛頓電訊又謂：

羅斯福總統承認蘇俄後，希望蘇俄千萬元貿易之美夢，事實上，一九三四年美國之對俄貿易，僅值一四、八六六、〇〇〇元，更前一年，則爲八、七四三、〇〇〇元，此項數字，足以證明美人希望，實現至若何程度也。但此事之重要性，爲其在遠東新生之可能影響；換言之：美俄共同對付日本，顯然未必成爲事實，凡此足使一九三四年一般人之預料，爲之消散也。

自美俄債務談判破裂後，摩託洛夫更嚴重聲明：「蘇俄對於各外國之要求，尤其是美國之要求，決不讓步。」這種事態，顯然使美俄協作的希望趨於黯淡。英國乘時而起，主張英美協作，以解決遠東問題，不能說沒有蹈英俄之隙的意義在內。投機的日本當局，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，即以防止蘇俄勢力之東向發展為理由，最近日本駐美大使齋藤發表演辭，鄭重指出現在蘇俄方面之危險，謂：

蘇俄現已囊括外蒙古，即新疆似亦入於蘇俄之勢力範圍……在中國狀況不致引起外國覬覦之前，日本實有準備應付任何事變之必要。遠在一九二五年之時，蘇俄即已破壞樸資茅斯和約，激勵

華人排外，結果，使日本不得不在滿洲採取自衛行動。

日本這種說辭，是最能打到英美各國的心坎裏去的。二月二日上海英文密勒士評論報莫斯科通訊，稱：

我人所可確信者，即蘇俄擴展其經濟於新疆一節，毫無疑問。此為蘇俄在中亞對抗英日帝國主義之一種確定的姿態。蘇俄最高當局，極希望在新佔一立足地，以謀貫串中俄間交通之鏈索，新疆有領土約六十四萬英方里，人口約三百萬至五百萬，中部雖為沙漠，然南北西三部之農礦業資源，至為豐富。

.....

蘇俄經濟勢力深入新省，實以諾夫西比爾斯克爲其大本營，該地爲土西路與西比利亞兩路銜接之交點。……蘇俄方面，目前堅稱對新無領土慾望，此種聲明，或屬可信，惟蘇俄對新，既有利益關係，且欲藉此爲對抗英日勢力之地步，如日方對蒙進迫不已，則屆時蘇俄之反響，尤足引人注意矣。

一月十七日，上海字林西報，綜合各方情報，發表「新疆之赤色影響」一文，謂：「新疆聘用赤俄軍事顧問五人，中有兩人，有極豐富之軍事經驗，……最近俄屬土爾其斯坦紅軍總司令雅爾契及將軍，曾携其參謀長卜夏柴夫，在新疆當局盛大招待下，漫遊新省全境，時歷數月

。該文表示：「江西西竄共匪，正奮力向川陝甘方面急竄，據各方面報告觀察，共匪欲通過赤色新疆，獲得蘇聯資助之條件下，在西北城立新蘇維埃區域，似無庸疑。」因而極致慨於英國勢力之落後。在這種情勢下，英美日爲求一致對俄，更有在政治上妥協的可能。日本爲防止遠東與中亞細亞蘇俄勢力之擴展，更以爲攫取滿蒙是天經地義了。我們觀於最近的哈爾哈廟事件，更可以得到確鑿證明。申言之：類此的事件擴大，是英美各國所期望的，協同制裁俄國更是他們所共同蘄求的。日本呢，在所謂調整「滿蒙國境」的方式之下，和阻止蘇俄勢力發展的名義之下，又可以多做些偷鷄遛論的勾當，操縱運用於英美

俄諸國之間。

五

目前的國際情勢，決不容許我們樂觀，在國際帝國主義者重分世界的前提之下，無論任何國際協調，中國祇有被宰割的資格。日本主義者，對於東北，對於滿蒙，對於中國全部，對於其所持的亞洲門羅主義，並不想絲毫放鬆，它窺破了英美俄諸國之衝突矛盾，和各個國自身問題之難於解決，更決心為所欲為，種種手段，都無往而不急進。去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聲明，此終是它沒有醒的一場美滿的夢。

據日本東京方面的情報說：

在「奠定東亞和平」的借口下，日本當局顯然地想把一九三五年造成對華關係中最主要的一個關鍵。東京日日新聞說：從一月一日起，日本的政策，是直接和蔣委員長交涉，方法雖然還有沒有決定，大概不久就會要求承認：「一、日本對奠定東亞和平的真」，二、南京方面取締一切使中日關係惡化的抗日與抵貨運動。意關於日本對華方針，更可注意的事，是東京京都新聞在一月十日發表的消息。它說：當關東軍在華北施行軍事活動的時候，外務省應該對南京政府提議日本準備「扶助」中國，解除西方各國所加

的桎梏。這裡面，包含取消領事裁判權，交還租界等等，它以為：華盛頓的九國公約，並不是担保中國土地完整和門戶開放，而是把中國造成西洋各國的附庸的。這條約並且還破壞遠東政治與經濟的平衡，特別不利於中日「滿」間的關係。因此，日本不久就要向國民政府提議改組遠東局勢，使中國脫離西洋各國的勢力，造成中日「滿」間的工作。

——見上海英文密勒士評論報

一九三五年，顯然是日本要把捉整個中國的一年。爲了蘇俄勢力在新疆之膨脹，日本是加有理由來侵佔西蒙的。察哈爾事變，只不過一個

發端而已，在察哈爾問題發生以後，北方傳來這樣的消息：

(甲)一月二十九日上海電訊：

目前日侵迫，已至最嚴重之階段，一派少壯軍人，決定目前直接對蔣，只有討論全部投降的問題，而不願再零碎討價。其大體爲：(一)華北軍隊，如宋于等均須調開，華北一切官吏，均須得日本同意，俾日本軍事上能敏活進行，直接於寧夏間完成對俄軍事佈置；(二)中日經濟合作；(三)締結日中『滿』三國之同盟條約；(四)取消黨治，改國民政府爲中華人民政府；(五)蔣所統率軍隊，每師須用日將官四百名；(六)

剿匪由中日兩國共同計劃；（七）日本借款整理中國財政。

（乙）一月三十一日北平電訊：

日本關東軍部，近以進兵察東，威脅察府，所提出最嚴重之條件之內容如下：（一）華北取消一切黨部，全國取締一切反日意味的青年團體（二）華北今後不准再有軍政機關及軍隊；（三）抗日之宋哲元，東北系之于學忠，須率其軍隊退出察冀兩省範圍；（四）蔣介石如履行以上各事，向日本表示誠意，則日本願以經濟及實力，充分幫助蔣氏剿赤及掃除一切反蔣派之成功；（五）蔣介石若不能單純親日，而仍有對歐美國

間活動，則日本爲進行其維持東亞和平之邁進，當即對蔣介石政權與敏捷的斷然處置，而別尋扶持一能誠意履行親日各項之反蔣政權。

關於新疆現狀的，則爲一月二十六日南京電訊：

盛世才投降蘇俄，以新疆爲聯邦之一。對外暫仍稱中國新疆省，蘇聯人民委員長，已蒞新指導，並聞開到陸軍三千人，空軍十一連。

這三個月來，南京軍事當局聯俄附共的消息，紛至沓來。有人謂：軍事當局雖然固持降日政策，但同時亦深知日本之不易敷衍，便不得不

移其方向於聯俄附共，最近如割棄新疆及準備移駐宜昌，并極力溝通川、甘、甯夏間之交通，均爲此項事實之暴露。而在降日外交過程中，據京滬通訊：「除一月二十一日有吉鈴木之到甯訪問外，次之，將爲張羣赴日，廣田來華，與汪或黃之東渡，以完成賣國工作。」就這種電訊推測，中國今後的情勢，我以爲將顯示如下：

(甲)南京之汪黃，續繼進行其降日交外，以保持其小朝廷之形勢，并將爲華北華中之溥儀第二。

(乙)軍事當局，或將致其全力於聯俄附共，求避免日本之劫持，結果，將必爲蘇俄之盛世才第二。

(丙)日本與蘇俄，互以宰割中國爲手段，軍政當局，則競與日俄以利益，日俄無求不得，而我則有求必應。

(丁)英美法等，將歆羨日俄之宰我割我，各思競嘗一嚮，而中國卽被分解。

申言之：英美日之政治妥協，在重分世界——重分遠東的主題之下，更有充分實現的可能，簡要說：蘇俄爲擴展其勢力於中亞細亞，便不免使英日感受威脅，而日本之侵佔華北，併吞西蒙，就可以在國際間以防俄爲藉口，取得同情，而英國之進佔西藏，略取滇西，在制止蘇俄勢力之南下，以保障印度殖民地的安全的口號之下，國際間也無從

反對。這樣，法國之略取西南，和英美法日之朋分華中和華南也似乎算不得離經叛道，我們中國，便會在這種形勢之下趨於沒落。

孫先生不說過嗎？

用政治力亡人國家，本有兩種手段，一是兵力，一是外交。……如果用外交，祇要一張紙，一枝筆。……在華盛頓會議的時候？

中國雖然派了代表，所議關於中國之事，表面都說爲中國謀利益，但是華盛頓散會不久，各國報紙便有共管之說發生。此共管之說，以後必一日進步一日，各國之處心積慮，必想一個很完全的方
法來亡中國。他們以後的方法，不必要動陸軍，要開兵船，祇要

一張紙和_五枝筆，彼此妥協，便可以亡中國……至於妥協的方法，祇要各國外交官坐在一處，各人簽一個字，便可以亡中國簽字，祇是一朝，所可用妥協的方法來亡中國，祇要一朝，一朝可以亡人國家，從前不是沒有先例的。譬如從前的波蘭是俄國、德國、奧國瓜分了的，他們從前瓜分波蘭的情形，是由於彼此一朝協商停妥之後，波蘭便亡，然這個先例，如果英、法、美、日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後，中國也要滅亡。故就政治力亡人國家的情形講，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，是很危險的。

孫先生這段話，是我們深切的鑒戒；波蘭的前例，尤其不能使我們片

刻忘懷！半個月前，日本某一方面，已經有召開遠東會議的風說，而且還準備擯中國於會議之外，這不是用一張紙一枝筆亡中國的時候嗎？孫先生又曾這樣說過：

中國到今天，還能够存在的理由，……是由於列強都想亡中國，彼此都來窺伺，彼此不肯相讓。各國在中國的勢力成了平衡狀態，所以中國還可以存在

可是在事實上，列強在中國的平衡狀態，已經由九一八事變而破裂了。蘇俄在中國的勢力之突進，又加緊推動列強之妥協。中國的命運，不難以列強均勢之破裂而中斷。

要證實現勢，證實孫先生遺教，我們該看看過去的史實。列強在中國之權利競爭，始於俄德法之三國交涉，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，中日訂立馬關條約，中國承認割遼東半島於日本。俄德法三國不服，便於四月二十三日忽通牒日本謂：

爲遠東永久和平起見，友誼上勸止日本領有遼東半島。

日本慌了，五月三日發出宣言說：

日本政府本於俄、德、法三國政府友誼之忠告，約明拋棄遼東半島之永久佔領。

結果，日本退出遼東，法國就在六月中與中國訂立天津條約，并劃定

東京與中國的境界，又強迫讓與猛烏和烏河兩土司地方。俄國則訂立
咖西尼密約，由中國許其經營東三省鐵路，并使用旅順，大連灣，和
膠州灣諸港。其後德國佔膠州灣，英國亦於一八九八年七月租借威海
衛，又以法國之租借廣州灣，英國又援例於一八九八年租借九龍。

保持列強在中國的均勢，（平衡狀態）便是所謂門戶開放主義。這
主義有兩個原則：一是商業經營機會均等原則，一是中國領土保全原
則。這個主義，發端於一八九九年九月六日美國海約翰致英德通牒中
。通牒的前面說：

本國政府一切望中國領土內，尤以中國內歐洲某國所要求之勢力

或利益範圍內，保障美國與他國商工業在通商航海完全均等之待遇。

這個主義的具體化，是在義和團事變之後，（一九〇〇年一月至一九〇一年九月）當時海約翰發出二次通牒：

美國對華政策，在期望中國永久之安全與和平，維持中國領土及行政上之完整，保護諸友邦條約上，國際法上之一切權利，且對於世界，要求擁護中國全領土上平等公平貿易主義之解決法。

三十餘年來，由這個主義，保持列強勢力在中國的平衡狀態，一九〇〇年的英德協約，一九〇二年二月，因俄國企圖強佔東北而引起的美

國對俄抗議，同年同月的第一次英日同盟協約，同年三月的俄德同盟，和二九〇四年二月九日的日俄戰爭，及戰爭以後的第二次英日同盟協約……等等，都是在門戶開放主義之下所做成的各別的文章？大家要保持這門戶開放主義，并非有所愛於中國，其戰爭和訂約，不過爲求各國間的利益均霑。中國好比一塊肥肉，誰都可以吃，但是誰都不許多吃。直到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，便把這個主義，在各國共同會議之下具體確定下來。然九一八事變發生，這個主義便已完全破壞了。所以重分遠東，解決中國問題又成了列強在遠東的第一件大事。

就南京當局現在的對外政策看，對日爲投降屈辱，對俄爲引狼入

室。以引狼爲拒虎，結果，虎沒有拒得成，狼却已進來了。日本誠然是虎，但狼却不祇是蘇俄。英、美、法、意、都具備著做狼的資格，而且早就躍躍欲試的進入來。當局對日對俄，都採取送禮式，則列強之政治妥協結果，必對於中國爲分贓式。所謂英美協調，——甚至是國際協調，不過是「協以謀我」而已。在不能自己奮鬥自己掙扎的現形勢下，在拚命實行自己斷送自己的錯誤政策下，國際協調，是不能於我有利的。

美人的格拉罕 (Core Graham) 在「戰爭和平與蘇俄」一書中說：
倘能與日本獲得諒解，分其一杯羹，而摒其競爭之強敵美國於門

外，則英國之放棄門戶開放政策，正爲其所心願。

這顯示國際帝國主義猙獰面目的一方面。總之：在國際政治舞台中，中國顯然已經做了釜中之魚，假如中國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去抵抗日俄的侵略，杜絕一切帝國主義者的窺伺，則未來之中國無論是國際協調或國際戰爭，中國必然是一個最後的犧牲者。然而南京政府的現政策，有可以使我們樂觀之處嗎？三年以來，「敵乎？友乎？」似乎還沒有能弄清楚，而哀哀求告的，仍然是「解鈴還須繫鈴人」那一套老話。由此而希望所謂協調，顯然還是做著那混沌的清秋大夢。

六

綜合前面幾節的敘述和判斷，在遠東現勢之下，國際在遠東的分惠，有充分實現的可能。但我們蘄望國際協調以解決遠東問題的心思，并不曾減少。我們懷抱這種心理，并非如南京當局對於日本之哀哀求告，我們只認定：遠東問題是整個世界問題之一部，這幾年來，由遠東事態之劇變，已使世界和平，感受到威脅，因此，我們更認定：維護遠東和平，即所以維護世界和平，遠東和平之保障，便是世界和平的保障。所以在事實上，所謂遠東問題，決不能不賴於國際間的協

調共同來設法解法的。

簡要說：

第一：遠東之國際關係，錯綜複雜，維持遠東和平的責任，決非中國所能獨負，且非中國所應獨負。國際間對於遠東問題，亦萬不能畏怯自外，忽視這危害世界和平的日本帝國主義政策。

第二：中國人民，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之一切抗爭，無論為政治的或軍事的，其目的不僅在於維持遠東和平，尤在於伸張正義，維護國際間一切已成條約的尊嚴。在國際對於一切條約，

亦決不能放棄其所負之神聖的維護義務。

由此，可以反證：並非中國國民有所要求於國際，而是國際對於遠東問題，原有其不容放棄的神聖義務。在過去數年中，國際間忽視日本在遠東的狂妄事態，造成如今日這般的危險局面，是國際間無可掩飾的重大錯誤。

然則國際協調，對於遠東問題應該怎樣解決呢？我以為：

(甲)日本帝國主義，必須放棄在東三省的已成事態；

(乙)蘇俄帝國主義，也必須放棄在新疆外蒙的侵畧行爲。

歸結說：則在尊重九國公約，並能使公約真確地實行，以維持門戶開

放主義，保障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。九國公約之必當遵守，史汀生說得很清楚。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，華盛頓發表史汀生致參議員波拉函，謂：

該規定因係保證世界各國在東方商業上之均等機會，並反對運用國家之武力侵畧，以損害中國。吾人決難討論修改或廢止九國條約中之條款，而能同時不致慮該條約等實際所依據之其他前提。……須知保護中國使不受外界侵畧，原爲此種發展進程中之一緊要部分。……近來在中國發生之事件，尤其自滿洲蔓延至上海之戰爭，不惟不足指明該約有修改之必要，且適足令彼與遠東有關

係各國應特別注意忠實遵守該約。

在史汀生文書中所顯示的，是：目前遠東的既成專態，益足證明維護九國公約重要性。當時美國代表團為簽訂九國公約呈報美國總統時，曾云：「深信此約已使門戶開放主義成爲事實。」在商討此約時，英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宣稱：「英帝國代表深信在座各列強代表中，無一人仍信從前利益範圍之辦法，尙爲各國政府所贊成或能爲本會議所忍受，就英國政府而論，則英國政府，已正式宣示認此項辦法爲絕對不合於現在情形。」同時日本代表幣原亦稱：「無人能否忍中國神聖不可侵犯之自由統治權，亦無人阻遏中國努力其國事。」這些言論與事實

，都證明簽約各國——美、比、英、中、法、意、日、荷、葡、及後來加入之挪威、波里維亞、瑞典、丹麥、墨西哥、德國對於由日本違約所引起的遠東現實有無可避免的糾正任務。

根據九國公約和現實，我們可以提示我們意見如下：

(一) 日本取消「滿洲國」解決遼東問題還我東北四省領土

(二) 凡合理互利之經濟事業，中日應協商辦理，以發展東北資源，惟須防制任何力量獨佔之危機。

(三) 日本放棄在中國之領土野心，凡一切所謂優惠之權利均應剔除政治色彩，成爲單純的商業性質。

(四)蘇俄應停止在華之一切赤化舉動，并放棄領土野心。

(五)取消外蒙傀儡的自治，并排除在外蒙新疆的一切排他之限制

束縛。

總之，是要做到九國公約第一條的下面四項：

(甲)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，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。

(乙)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，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

(丙)施用各國權勢，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

實業機會均等原則。

英美協調與國際的分惠

(丁)不得因中國狀況，乘機營謀特別權利，而滅友邦人民之權利，并不得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。

要照這樣做，各國行爲，才不致與原來的訂約目的矛盾，尤其不致引起國際未來鬥爭的尖銳化，揭開可怖的第二次的大戰的面幕。保障國際安全，惟在信義與和平，假如既成的條約不能尊重，如何會有和平的希望？假如過去的誓約都能反悔，如何尚有信義之可言！沒有和平信義的世界，所給與我們的，祇有無人性的殘暴，和慘酷的戰爭！

我們尤須申說的：在中國國民的立場上，日俄帝國主義者如果不能放棄其侵略中國政策，回復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，則中國與日俄必

將永遠對立，決沒有妥協的可能的。從內地國民的反日反俄情緒上，從東北義軍的堅苦轉戰上，都該證明這是確切的事實。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威脅利誘，想南京政府和它妥協，并簽訂所謂提携協定，並以此項協定，為既成事實，而欺諭國際，杜國際干預中國事件之口，我敢斷言，這是徒然的。因為：

(一) 違反人民的利益的政府，決不足以代表人民的意志。

(二) 單單把捉到降日的政府，決不能降伏抗日的國民。

(三) 廣土衆民的中國全部，決非某一國家或某數國家所能統制。

中國國民的民族意識，和中國國民的自強精神，天天在發揚滋長著，

這不是任何一國的殘暴威所力能壓抑的。有可亡國的中國政府，但決沒有願忘國的中國人民。可知日本帝國主義者想與政府中一二人妥協訂約，不過是一種迷夢罷了。何況段琪瑞之徒，從前與原日本訂過約，然而事實呢？這些違反國民利益，悖離國民意志的條約，是不是還可以存在呢？

爲維護世界和平，不能不保障遠東和平，爲維護國際間的安全與信義，不能不尊重既成條約。我們該忽視日本的所謂既成事態，但必須重視這大家簽字的既成條約。中國人民，爲保障自國之生存，與維護國際的和平，決當盡其最後之努力。我們所希望的，是：國際能懷

於自身責任之重大，放大目光摒除偏見共同向這一條路去邁進。這樣，日俄在遠東狂態，固可糾正，世界和平，也可藉以保全了。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印行

印行者 新 羣 社

OPERATION BETWEEN BRITAIN AND THE
UNITED STATES AND EQUALIZATION
OF BENEFITS AMONG POWERS

By Hu Han—min

Central Press

Canton 1935